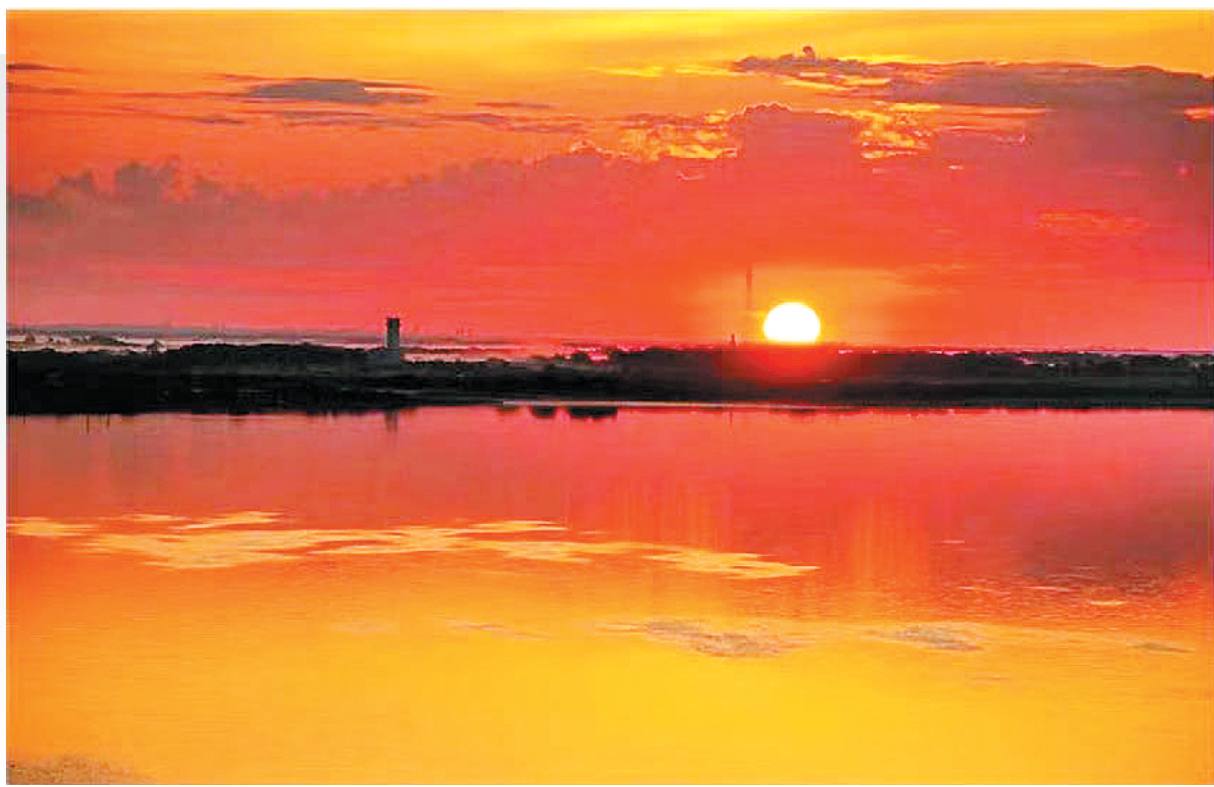


摄影 / 诗歌

日出

摄影/予子 诗歌/绿岛



万丈的光芒就要回家了
大地一片祥和

生命们在阳光下高声歌唱
大地一片祥和

黑暗的阴霾迷之天天
大地一片祥和

跋山涉水,你说你要运行
大地一片祥和

跋涉在路上接受万物的朝拜
大地一片祥和

你,奶油一样鲜嫩谦和的微笑
大地一片祥和

诗歌

中国红

路雨

这种红
充满自信
是脉络里奔涌流淌的
鲜血血液
秉承了民族的基因
薪火相传经久不息

这种红
热情奔放
点燃了十月的激情
在大江南北迅速蔓延
是季节的主旋律
是国家的主色调

这种红
光芒四射
长我大国尊严
扬我大国之威
让国人扬眉吐气
倍感骄傲和自豪

这种红
坚定执着
被亿万双手高高擎起
猎猎飘扬在祖国的上空
是对祖国诚挚的祝福
是一个民族崇高神圣的信仰

散文

老君山(组章)

邵超

一座注定要来七次的山

我把七枚石子,分别藏在老君山五母金殿、老君庙、亮宝台和玉皇顶上,藏在长江黄河分水岭的标志旁,藏在通往十里画屏的山道间,藏在伏牛山最高峰马鬃岭上……

老君山,是一座注定要来七次的山——陪同我上山的朋友这样讲。见我困惑,朋友娓娓道来——

一次必须是来为道而来。位于豫西洛阳栾川的老君山,乃八百里伏牛之巔,老子李耳归隐之所,故为“道源”。尊道,明道,悟道,证道,归道,得道……众妙之门,为众生洞开。

一次必须是来探春。欲要饱览春天最浓的颜色,莫过于来老君山了。在微风轻拂下,漫山遍野的花睁开了眼睛,一片、两片、三片……一朵、两朵、三朵……人们在探春的同时,方可尽享“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玄妙之境。面对奇峰披绿、山峦吐翠、绿树葱茏、草木葳蕤……所有的困惑、萎靡和烦恼,都会荡然无存。春天的老君山,带给我们的一定是蓬勃的激情和无限的遐思。

一次必须是来访秋。秋天的老君山是一年当中色彩最浓烈、最丰富的季节。深秋你来老君山,一定要放慢脚步,身临其境,醉心感受老君山十里画屏的缤纷、斑斓和绚丽多姿。你还可以静下心来,醉卧在金顶旁看秋天的日落和晚霞,让淡淡的秋风拂面,让满腹的心事在雁鸣中释然。不容错过的还有玉皇顶上璀璨的金殿,和四周汪洋恣肆的浓郁秋色,一定要一睹为快。

一次必须是来踏雪。雪,是老君山一道至纯至美的风景。银装素裹的老君山,玉洁冰清,婆娑起舞,浪漫纯

美。金顶高耸,不见苍凉,却在高寒处散发着温馨的银光。此刻踏雪,格外销魂。快来和心上人一同前来踏雪吧!纯粹的雪景,最配纯粹的爱情。在老君山踏雪,不但可以寻道,还可以寻找温暖的爱情。在海拔2217米的金顶,大声呼喊一声爱吧!白雪皑皑的群山,一定会奉还你一声爱的回声。

一次必须来看云海。站在老君山之巔,仰望波起浪涌的云海,如临于大海之滨,令人心旷神怡,心潮澎湃。老君山云海,春夏秋冬各异,云层高低各异,一天之中不同时段也是各呈异彩。尤其日出日落时,老君山云海五彩斑斓,汹涌澎湃,蔚为壮观。快来吧,快来这里饱览梦幻般的云卷云舒!

一次必须来披星光和月色。老君山的夜晚璀璨梦幻,缤纷的路灯在崎岖的山路上闪闪烁烁。“远赴人间惊鸿宴,一睹人间盛世颜”。幽蓝色夜幕下的金顶观群,富丽堂皇,光芒四射,金碧辉煌,弥漫着一片朦胧和梦幻色彩,气势比白天更为壮观、恢宏。来吧,快来夜爬老君山,让点点萤火,让满天月色和星光,陪伴我们感受老君山之夜的别样精彩。

只有七来老君山,才能七次领略和欣赏老君山的多姿多彩和无穷魅力。欣闻朋友言,我决意要来老君山七次。每次来老君山,我相信我都会找到不同的感觉。每次来老君山,我都要寻觅我藏在老君山的一块石头。七块石头一定会被道被德浸润。七块石头也一定会认出我的。

缘

与老子有缘。与老君山有缘。

我的家乡周口,是老子的出生地。老子有一部流传千古的《道德经》。我们周口的鹿邑县,现有老君台等多处名胜古迹。而今我们要来的老君山,相传是老子布道和归隐的地方。老君山,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这是第一缘。

有人说,老子的《道德经》是中国哲学的鼻祖。我却固执地认为,《道德经》具备散文诗所有的特质,老子绝

对是中国散文诗的鼻祖。我们对散文诗情有独钟,是散文诗执着的追逐者。今天我们虔诚而至,来老君山为的是逐梦、筑梦和圆梦。所以,我们是来为散文诗而来老君山的,是来寻根、是来问祖的。这便是第二缘。

缘是个命中注定的事情。在这个纷繁的人世间,所有的邂逅和相遇,都是意外。正是一个“缘”字,让所有的意外变成了必然。万事皆缘。缘,总有一种超越时空的感召力,注定我与老君山有一次交集,有一次相聚。今来老君山,从老子故里来寻先哲的踪迹,原来是偶然中的必然。今来老君山,在陡峭的山间,一个诗人用散文诗的视角,来审视感悟《道德经》,大抵也逃脱不了一个“缘”字。

洗山雨

来爬老君山。适逢一场洗山雨。浩荡的洗礼,圣洁的仪式。老君山在挺拔中尽情沐浴。

人往高处走。向上,向上,在洗山雨中爬老君山,别有一番风味。极具挑战性和诱惑力。雨是苍天赠予老君山的一个偌大的天然花洒——纷纷扬扬、挥挥洒洒,终于把老君山洗成一座晶莹的福之山,洗成一座剔透的德之道之山。雨水混杂着汗水,我朝大山的最高处奋力爬着,越爬越高,感觉自己越爬越兴奋,越爬越有福,越爬越知道,越爬越有德。气喘吁吁,步履维艰,我终于爬上了被洗礼的长江黄河分水岭,爬上了被沐浴的伏牛山最高端,爬上了被涤荡的金碧辉煌的金玉皇顶。雾雨蒙蒙,远山近水若隐若现,如梦如幻,感觉自己宛若来到人间仙境。站在山的最高端,我意气冲天,对着头上的雨、脚下的水,对着雨水中的重峦叠嶂,连声高喊:上善若水——上善若水——上善若水——山高人为峰。山高,我比山高。

水往低处流。老君山的雨最具智慧,它至柔、至刚,至强、至弱。它一边羽化为水,洗山,洗人心、滋润万物;一边悄然往山下往最低处流淌。金顶的水,天柱峰的水,马鬃岭的水,十里

画廊的水,烟雾蒸腾,飞流直下,变幻成为大大小小的瀑布群。向低处,向低处,低处有最美的风景,更有无尽的遐想。我弯着腰往山上攀爬的时候,总爱回头俯视身后最低处的万丈深渊。高低相倚,低处的风景比高处更美。滴水终究熬成珠。往低处流淌是水的本能,低调行事是人的智慧。老君山的草可以长得高过老君山。我却想成为山谷溪流旁的一株不死草,在老君山的山脚下葳蕤。

空

终于登顶。终于无限接近。接近了金碧辉煌的五母金殿,接近了气势恢宏的亮宝台,接近了巍峨耸立的玉皇顶。抬头望天空,天空是空的;低头看深渊,深渊是空的。

山竹是空的,山岚是空的,钟楼的钟声是空的,鼓楼的鼓声是空的,道观是空的,道观殿外飞檐上叮当作响的风铃声是空的。远山是空的,近水是空的,山上山下是空的,山里山外是空的——这是座空山啊!苍穹之下,雨雾之间,老君山早已幻化成烟。

我说只有眼前的石块是实的。有人抬脚将它踢飞,石头转眼已经成空。我说只有我的肉体是实的。有人说,“人生不过三万来天,借副皮囊而已,终是空空”。

群山叠嶂尽在虚实之间。实为大道,大有,虚为无形、大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实最终将幻化为空。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此时的空,呈现出来的是最为美妙的无为之境。有人说:万物皆空,唯心所致;心有一切有,心空一切空。我是一个有心之人,老君山是一座有心之山。一切终将释然,一切终将成空。③22

随笔

灭蚊灯

曾威

夏季多蚊虫,一榻更甚。为了能睡个好觉,我想了很多办法:起初是用蚊香,但烟雾较大,对身体不好,而且有火灾隐患;后来改用液体电蚊香,看似安全环保,其实也只是心理上的抚慰,深夜依然隐约能听到嗡嗡的声音,早上起床,脸上、胳膊上照样有红红的叮咬处;再后来,采用一位朋友的建议,一次买来几瓶风油精,置于暗角,拧开盖子,任其挥发——效果不能说没有,却始终无法杜绝……

于是,干脆几种方法都使用,像使用超市里兜售的几合一功效的洗发水,结果呢,每种功效都有一些,每种功效都不那么理想。

老爸皮糙肉厚,躺倒就睡,一夜无梦,向来不惧蚊虫,可我们就麻烦了,尤其是孩子,细皮嫩肉,翻来覆去,很快就被叮得斑斑点点,犹如雪地里的梅花。

一天,老爸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台二手灭蚊灯,在插孔处一试,瞬间亮起幽幽的蓝光,像鬼火,似狼眼。

我问:“又是捡的吧?”

他笑笑:“对呀,这不是好好的嘛!城里人啥都扔!”

我说:“要那弄啥,人家既然扔了,肯定是坏的。”

他瞥了我一眼:“试试呗,今儿黑就插在客厅里,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

我不同意:“要试就在你房间试,不能放客厅。”

因为我在某蔬菜种植大户的棚里见过这种灯,想想看,旷野森森,暗夜蓝光,多么吓人——而且,据说紫外线离人太近,有害健康。

他拗不过我,只好挂在了自己房间的墙上。

第二天,说是效果不错。我点点头,并未理会。

某日半夜,我突然口渴,起床去客厅茶几处倒水,看见老爸的卧室开着门,屋子里亮着蓝光,他侧卧着,张着嘴,睡得呼呼作响。我气得很,说过他多少次了,让他睡觉时别用嘴呼吸,记得关门,再是窗户透一点气,对身体好。

他也因此不高兴:“嘴就是用来吃喝出气的,不张开难道要憋死?”

我说:“出气可以用鼻孔啊。”

他说:“我六十多了,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大半辈子一直这样,你别管!”

反驳之后,不仅不听,还偏要反着来,室门大开,窗户则关得死死的,且不爱洗脸,一进门熏得人眼辣鼻酸。有时不禁联想,在他那个环境,倘若再关上,简直可以如沼气一般发电了。

说得多了,纠正了几次,他似有所悟,然而窗户依然紧闭,门也只是虚掩,留着一道缝,能伸进胳膊。

……那天,我走过去打算帮他关门,他一惊,揉着惺忪的睡眠,醒了。

醒来就责怪我:“睡得好好的,你这孩子弄啥嘞?”

我说:“弄啥嘞,你说弄啥嘞,睡觉也不关门!”

他坐起来,长吁一口气:“平时都关着的,这几天我特意开开哩。”

我说:“有啥好开的,还特意!做错了事就爱找借口!”

谁知,他手一指灭蚊灯:“你看,效果不错。”

蓝光处,果然有蚊子成群结队围着灭蚊灯盘旋起舞,如被吸入黑洞或旋涡一般,渐渐进入,渐渐消失。

我觉得他在转移话题,又拗回来,道:“说的是门的事儿,跟灯没有关系。”

他似乎有点委屈,哼哼着说:“咋没有关系?我开着门就是让蚊子都进来哩,这房间的蚊子多了,其他房间的蚊子不就少了嘛。”

四目相对,一时无语。

离开时,我依然把他房间的门窗关上了,边关边说:“别开了,有蚊子。”

刚带水杯回到卧室,听见外面吱呀一声,知道他又把门打开了。

躺在夜里,躺在床上,躺在自己深深的的心里,那一抹幽幽的蓝光越来越清晰,仿佛多少年前老家院子里昏黄的灯光,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他也正如现在的我……

我一只手不觉摸过去,摸了摸身边熟睡的孩子,给他又掖了掖被角。①8

诗歌

感怀一组

王海华

小重山·游栾川龙峪湾森林氧吧

一段驱车转步行。氧吧山野上,探真容。群龙昂首向云空。经岁秩,劲爪舞罡风。迎雪始青葱。经霜生紫气,栋梁成。山深浩气养无穷。堪为友、人共一般清。

苏幕遮·游清明上河园 高瞻张择端雕像

上河图,双手抱。雕像凌云,东望游人笑。都市商街车马闹。各业繁荣,处处祥光照。史留名,张正道。妙画清明,后世还原貌。丹笔入神通节要。用意深藏,又有谁知晓?



临江仙·又栽月季花

万紫千红春已去,蔷薇怒放如云。重栽月季更销魂。阶前深浅笑,醉了种花人。最怕怜花花事了,几回花下凝神。邀来诗客共相闻。长哦金玉句,喜乐返童真。

采桑子·市老干部大学剪影

诗词课罢追书画,满纸涂鸦。戏海无涯,摄影能留太极花。退离偏爱新生活,老树生芽。老骥腾霞,鹤发童颜敢自夸。

道源 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 投稿邮箱:zkbrdaoyuan@126.com